

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 升级发展及风险挑战

姚 桂 梅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平台，聚焦落实三届论坛务实举措，取得互利双赢的丰硕成果，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能矿资源供应链和产业转移的承接地，而且有力推动了非洲工业化、城镇化、一体化和信息化进程，提升了非洲人民的福祉。然而，过去的十年正值中非合作转型升级期、非洲发展道路探索期和国际社会对非合作调整期“三期叠加”，中非经贸合作也面临非洲地区政局动荡和政策多变风险多发、大国间竞争持续升温、中国对非合作结构性挑战等问题。展望未来，中非经贸合作仍然大有可为，非洲市场的巨大潜力，非洲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强劲需求，中非经贸合作的强互补和高契合，叠加中非合作论坛的定向领航，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中国和非洲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人民至上、绿色发展、成果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呼唤中非经贸合作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加强中非在民生工程、矿业开发、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区等领域合作。为规避各类合作风险，中方不仅要聚力提升抗风险能力，而且应继续探索中非+第三方合作，推动国际合作健康发展。

关 键 词 新时代 中非经贸合作 升级发展 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姚桂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南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1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行顶层设计，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平台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务实举措，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和升级指明方向，朝着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稳步前行。

元首外交为中非经贸合作定向导航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发挥着典范作用。创立于 2000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至今已经走过 20 多年发展历程，中国始终秉承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和精神，与非洲国家一道高效务实地落实历届论坛行动计划，众多合作项目在非洲遍地开花，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非洲发展的新情况、新需求，连续两次将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峰会。2015 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中非关系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 年北京峰会，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2021 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围绕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目标，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纲领性合作文件，推动实施了一系列支持非洲发展、深化中非友好合作的重大举措，取得丰硕成果。

（一）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习近平主席为新时期的中非关系提升定位，为中非经贸合作全面布局

2015 年 12 月底，习近平主席亲赴南非约翰内斯堡主持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并发表题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的开幕式致辞。首先，习近平主席用三个“锐不可当”敏锐地捕捉到非洲积极探索自主发展道路、加快工业化和联合自强的发展新趋势。其次，习近平主席强调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优势互补，迎来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再次，习近平主席提出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为此做强和夯实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等“五大支柱”。最后，习近平主席宣布了 2016—2018 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并提供确保合作计划顺利实施的 600 亿美元配套资金。

习近平主席致辞凸显了新时代加强中非合作的重要性，峰会上发布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 年）》为中非经贸合作定向领航。研究发现，与经济相关的合作内容在行动计划中所占篇幅超过 40%，经贸合作无疑成为中非合作的重头戏，投资合作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核心，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非产能合作的重要内容。行动计划强调了对非基础设施合作与非方规划对接的具体领域及其业务模式发

展方向，重申了对非投资和对非贸易的数量目标；工业园区投资、帮助非洲国家“筑巢引凤”是对非投资合作的一大抓手；为中非基金扩容，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强中非医疗卫生合作，对非医药投资是不可忽视的重点领域；加强中非在减贫脱困与发展领域的合作。可见，全新的历史定位及合作框架使中非关系布局更加完整，经贸压舱石地位更加凸显，对中非关系全面发展形成强有力支撑。

（二）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习近平主席开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新篇章，指引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2018 年 9 月 3 日，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中非领导人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合作，共话未来。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首先指出，过去中非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非洲未来充满希望，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为！其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五不”原则，表达了尊重非洲发展道路选择和全面加强中非合作的意愿和决心。^①第三，回答时代使命，宣誓中国担当。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愿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中国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第四，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第五，宣布实施“八大行动”，包括产业促进行动、设施联通行动、贸易便利行动等。第六，宣布为推动“八大行动”顺利实施，中国愿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再向非洲提供 600 亿美元支持。

习近平主席强调把“一带一路”建设与非盟《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受到非洲国家热烈响应。北京峰会期间，共有 27 个非洲国家及非盟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使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成员达到 37 个。可见，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为中非经贸合作营造了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提供了一大批项

^① “五不”原则指的是，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不”。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大团结！详见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目对接合作机会。与此同时，北京峰会在凝聚非洲各界共识、争取非方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非双方共同应对发展挑战、维护多边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2021 年 11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推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11 月，在中非双方均面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下，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从造福中非人民、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出发，以战略眼光和深邃思维，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用“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32 个字精辟概括出反映时代特征、基础原则、国际道义等内涵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四点主张：坚持团结抗疫、深化务实合作、推进绿色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宣布作为《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首个三年规划，中非将共同实施“九项工程”，包括卫生健康工程、减贫惠农工程、贸易促进工程、投资驱动工程、数字创新工程、绿色发展工程、能力建设工程、人文交流工程、和平安全工程。^①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将继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凝聚共识，开拓创新，推动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深化中非经贸合作领域，一方面强调在传统领域继续开展务实合作，即要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共享减贫脱贫经验，促进非洲青年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强调推进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领域的合作，即要倡导绿色低碳理念，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有效实施，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值得指出的是，此次会议虽然没有出台具体的配套资金额度，但可以看出中方正在改进对非资金资助方式，并加强中非在环保、人文、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行稳致远。总之，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亲力亲为，以元首外交引领包括经贸在内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造福中非 27 亿人民。

①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政策红利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走过硕果累累的十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在三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都推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政策、有资金、有项目，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呈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态势。从 2009 年起，中国已连续 13 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非洲还是中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龙狮共舞》报告称，不论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非洲经济往来的深度和广度能跟中国相比。^①

表 1 2010—2021 年中非经贸合作业绩（单位：亿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	21.1	31.7	25.2	33.7	32.0	29.8	24.0	41.1	53.9	27.0	42.3	37.4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	130.4	162.4	217.3	261.9	323.5	346.9	398.8	433.0	461.0	443.9	433.9	471.3
中国对非洲出口额	669.5	731	853.9	928.1	1061.5	1086.7	922.2	952	1049	1132	1142	1483
中国从非洲进口额	569.6	932	1131.7	1174.3	1157.4	703.7	569	679.1	993	955	727	1059
中国在非洲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	383.5	457.7	640.5	678.4	754.9	762.5	820.6	765.0	784.3	559.3	679	779
中国在非洲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	234.7	361.2	408.3	478.9	529.7	547.8	521.6	512.5	488.4	460.1	383	37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商务部网站历年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编制。

（一）双边贸易稳步扩大

自 2009 年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以来，中非贸易发展迅猛，于 2014 年创造历史峰值约 2220 亿美元。之后受埃博拉疫情及以原油为主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中非贸易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2017 年以后，在中国主动扩大从非洲进口以及创立中非经贸博览会、非洲好物网购节等利好因素的推动下，中非贸易强势反弹，2019 年贸易总额达 2087 亿美元。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

① Irene Yuan Sun et al.,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McKinsey & Company, June 2017, p. 9.

击，中非贸易有所收窄，贸易总额为 186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5%。其中，中国从非洲进口 727 亿美元，同比下降 24.1%；中国对非洲出口 11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0.9%。进入 2021 年，中非贸易强势反弹，贸易总额达 2542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36%。其中，中国从非洲进口 10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7%；中国对非洲出口 14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9%。

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产品是矿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以及农产品，合计占到 7 成。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主要产品集中在机电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纺织品原料及制品等，合计也占到 7 成。值得指出的是，自 2010 年开始，中国先后给予同中国建交的 32 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其中，除贝宁享受 95% 的零关税待遇外，其他 31 个国家均享受 97% 的零关税待遇。2018 年以来，中国积极扩大非洲产品的市场准入，目前已有 350 多种非洲农产品和食品可以对华出口，非洲输华农产品金额已连续 4 年保持增长。从 2018 年的 28.6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37.86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①

从主要贸易对象来看，南非、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多年来一直高居中非贸易总额前三甲，其次是埃及、刚果（金）、加纳、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摩洛哥，上述十国占到 2021 年中非贸易总额的 68.9%。

（二）对非投资整体向好

2013 年以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呈现出波浪式整体向好态势。从流量上看，2013—2016 年，受中国国内经济换挡升级、对外投资监管趋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多方面影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四年下滑，由 2013 年的 33.7 亿美元下滑至 2016 年的 24 亿美元。2017 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对非直接投资流量显著升至 41.1 亿美元，同比增幅 70.8%。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力拉动了中国对非投资，在中国对外投资整体下滑的宏观背景下，对非直接投资流量逆势增长至 53.9 亿美元，同比增幅达 31%，直逼 2008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至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国际市场避险情绪明显增加，新兴市场吸收的直接投资大幅下滑，致使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回落至 27 亿美元。2020 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是中国对外投资逆势增长，对非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42.3 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 56.7%。2021 年，中国对非直接

① 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秘书处主编：《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21）》，第 10 页，
<https://www.caitec.org.cn/upfiles/file/2021/10/202111171558300.1.pdf> [2022-02-08]。

投资流量为 37.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6%。

从存量上看，2013 年至今，中国对非投资实现稳步增长，疫情期间也保持相对稳定。中国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 261.9 亿美元，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增至 471.3 亿美元，较 2013 年增长了 80%，充分展现了中非合作的巨大潜力和韧性。值得指出的是，尽管 2019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的占比从 2008 年峰值的 4.2% 下滑到 2%，但 443.9 亿美元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430 亿美元），仅次于荷兰、法国、英国，成为世界上对非直接投资的第四大来源国，占当年非洲吸引外资存量的 4.7%。^①

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建筑业、采矿业和金融业的存量占比一直较高，但由于中国日益重视对非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使得这两个行业的投资存量增加较快。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及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其中，中国对非洲建筑业投资存量为 151.5 亿美元，比 2019 年增长了 11%；对非洲采矿业投资存量为 89.4 亿美元，同比减少 18.9%；对非洲制造业投资存量为 6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

从国别分布看，虽然中国在 52 个非洲国家都有直接投资，但截至 2020 年底，南非、刚果（金）、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尼日利亚、肯尼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和加纳是吸引中国投资存量最多的 10 个国家，合计占中国对非投资存量的 63.1%。^②

从投资主体看，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各类企业超过 3500 家，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对非投资的主力，聘用非洲本地员工比例超 80%，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③

（三）基建合作屡创新高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凭借项目资金、关键技术、施工队伍和组织管理经验等竞争优势，在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框架推动下，逐渐发展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2012—2015 年，中国对非洲基建投资以每年 16% 的速度增长，为非洲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项目提供资金

①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 June 2021, p. 38.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编：《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2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 年 11 月），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9 页。

支持。2015 年, 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金额累计达 210 亿美元, 远高于非洲基础设施联盟 (成员包括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欧盟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八国集团) 的投资总额, 中国企业占据非洲 EPC 市场近一半的份额。^① 2015 年, 中国对非洲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达到 762.5 亿美元和 547.8 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以中交建、中国中铁、中水电、中国建筑、中铁建和中信建设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兴建了非盟会议中心、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等一大批旗舰项目, 在非洲的业务拓展备受世界瞩目。

自 2016 年起, 国际承包商在非洲的业务呈总体下降趋势, 中国在非洲的工程承包也遇到一定困难。特别是 2017 年以来, 受非洲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的影响, 中国在非洲的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和营业额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其中新签合同额从 2017 年的 765 亿美元降到 2019 年的 559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从 512 亿美元降到 460 亿美元。但相对而言, 中国企业在非洲工程承包市场的业务占比仍在逐步提升。2020 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 发布的 250 家最大国际承包商非洲业绩榜单中, 中国上榜企业完成营业额合计 341.7 亿美元, 占比达到 61.9%, 较 2018 年提高了 1 个百分点。^② 2020—2021 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中国在非洲基建项目遭受建材供应链断裂、用工紧张、业主违约、成本上升等不利影响, 导致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分别下降到 383 亿美元和 371 亿美元, 同比分别下降 16.7% 和 3.1%。令人欣喜的是, 2020—2021 年, 中国在非洲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分别同比增长 21.4% 和 14.7%, 达到 679 亿美元和 779 亿美元,^③ 彰显了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广阔空间, 以及中国企业对非洲疫情后承包工程市场的较强信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中国在非洲建设 (包括援建、承建、投资) 的基建项目遍布 54 个国家。2013 年以来, 由于非洲基建市场自身的旺盛需求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推动, 尼日利亚 (744 亿美元)、阿尔及利亚 (459.5 亿美元)、安哥拉 (377 亿美元)、埃塞俄比亚 (363.1 亿美元)、加纳 (323.5 亿美元)、肯尼亚 (149.5 亿美元)、赞比亚 (305.3 亿美元)、埃及 (296 亿美元)、刚果 (金) (207.3 亿美元)、科特迪瓦 (149.5 亿美元) 成为 2013—2020 年间与中国新签合同额累计最多的 10 个国家, 共占同期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新签合

① Irene Yuan Sun et al.,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McKinsey & Company, June 2017, pp. 23–24.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 2019—2020》, 2020 年 11 月, 第 42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0 年度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统计公报》,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8—30 页。

同额的 60.7%。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552.9 亿美元）、安哥拉（387.5 亿美元）、埃塞俄比亚（359.3 亿美元）、尼日利亚（301.6 亿美元）、肯尼亚（267.4 亿美元）、赞比亚（177.1 亿美元）、埃及（160.2 亿美元）、刚果（金）（125 亿美元）、乌干达（120.8 亿美元）和刚果（布）（117.2 亿美元）成为与中国完成营业额累计最多的 10 个国家，共占同期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 65.5%。进入 2020 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众多非洲国家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但它们与中国基建合作的需求依然强烈，加纳、尼日利亚、科特迪瓦、赞比亚、肯尼亚、埃及、几内亚、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成为与中国新签基建项目合同额最多的 10 个国家，合计占比 69%；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刚果（金）、赞比亚、几内亚、安哥拉、坦桑尼亚则成为与中国完成基建项目营业额最多的 10 个国家，合计占比高达 67.5%。^①从上述国别分布变化可以看出，非洲这个资源丰富、充满活力和多样化的大陆已经越来越具备发展韧性。

中非经贸合作为非洲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非经贸合作从量的积累步入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以互利共赢为宗旨的中非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切实发挥了中非友好合作压舱石与助推器的作用。从中方来看，中非贸易合作不仅为中国产业链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能矿资源，而且从非洲进口的绿色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消费需求；中非投资合作不仅为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了长期的合作空间，而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建筑”的靓丽名片，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均获得回报。从非方来看，中非贸易、投资和基建合作对于满足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②麦肯锡报告也认为，“近年来，中国对非洲经济的参与持续深入，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③

（一）中非贸易带动了非洲经济增长，满足了非洲市场需求

中国已经连续 13 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来自中国大市场的强劲需求带动了非洲经济增长，中国不仅是非洲石油和金属矿产的可靠买家，而且向非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0 年度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统计公报》，第 27—37 页。

② Richard Schiere and Alex Rugamba,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and African Integration*,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27, May 2011, p. 18.

③ Irene Yuan Sun et al.,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McKinsey & Company, June 2017, p. 39.

洲出口大量物美价廉、适合非洲市场消费需要、深受非洲人民喜爱的商品。中国产品的到来使非洲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昔日无力购买的从其他国家高价进口的消费品，从而提高了非洲民众的消费水平，满足了非洲市场多层次的需求。例如，中国出口的摩托车仅相当于日产摩托车售价的 6 折，中国的传音手机因性价比较高受到非洲民众追捧，多年领跑非洲智能手机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平抑通胀的作用，切实提高了非洲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

（二）中国对非投资不仅实现了量的增长，而且伴随着质的提升

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为非洲提升工业化、促进就业、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并成为非洲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是中国政府和企业注重在非洲国家建设产业平台。截至 2020 年底，在中国商务部备案的中非经贸园区有 25 个，吸引了超过 623 家企业入园，累计投资 73.5 亿美元，累计上缴东道国税费 14.8 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 4.6 万个，其中外籍员工接近 4.2 万人。^① 这些园区形成了装备制造、轻工纺织、家用电器、资源深加工等产业集群，极大地提升了当地工业化和产业配套水平以及出口创汇能力。

二是中国对非投资注重打造产业链条。比如，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初步形成棉花种植、纺织加制衣的全产业链；在塞内加尔，中国企业建立了完善的水产品捕捞、加工生产线；在科特迪瓦，中国企业建立了橡胶种植、加工一体化项目。

三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创造了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中国企业聘用非洲本地员工的比例高达 89%，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百万就业机会。安永《2019 非洲吸引力报告》显示，2014—2018 年非洲十大直接投资来源国中，中国对非累计投资项目数量位列第四，排在美国、法国和英国之后，但在创造就业方面远超上述国家，分别为美国的 2.21 倍、法国的 2.36 倍、英国的 3.35 倍，是位列投资项目数量第五名的南非的 6.38 倍。^②

四是中国对非投资带动技术转移。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有 53% 和 50% 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员工提供技能培训。^③ 在乌干达，4 名中国年轻人成立了创造太阳乌干达石油学院（简称“创造太阳”），专门培训石油技术人才，通过技能培训帮助当地民众实现就业。“创造太阳”对社会的贡献和知名度越来越大，项

① 中国 - 非洲经贸博览会秘书处主编：《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21）》，第 27 页。

② EY Attractiveness Program, *EY Africa Attractiveness Report 2019*, Lagos: EY Africa, 2019, p. 18.

③ Irene Yuan Sun et al.,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McKinsey & Company, June 2017, p. 40.

目团队受到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接见。

五是中国对非投资正向新兴领域拓展。目前已有数十家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数字经济业务达到一定规模，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南非、埃及、肯尼亚等数字化发展较为活跃的国家，涵盖电子商务、移动钱包、媒体娱乐、交通物流等领域。如阿里巴巴公司分别与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签署了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协议，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等企业参投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移动出行平台，滴滴出行进入南非市场，字节跳动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传音和网易携手打造的短视频产品 Vskit 和音乐流媒体平台 Boomplay，都在非洲市场取得不俗的业绩。

（三）中非基建合作推动了非洲国家工业化、一体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

一是提升了非洲能源供给能力。为解决非洲国家生产和生活用电紧张问题，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电力建设。例如，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了卡鲁玛水电站、宗格鲁水电站、苏布雷水电站等大型水电站，大幅增加非洲电力供应。2018 年中国公司获得总承包额为 58 亿美元的尼日利亚塔巴亚州 3050 兆瓦的蒙贝拉（Mambilla）水力发电项目，据悉该水电站建成后将是尼日利亚甚至非洲大陆最大的水电站，对该国电力供应、工农业发展以及民生就业都将产生极大影响。中国在非洲建设的水电站、火电站以及风电、光伏发电设施等，极大提升了非洲的能源供给能力，同时改善了非洲的能源结构。与此同时，电费降低带来生产成本降低，提高了非洲对域外制造业的吸引力。

二是改善了非洲互联互通状况。据统计，2000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中国共参与非洲逾 200 个基础设施项目，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约 3 万公里，铁路总里程约 2000 公里，港口吞吐量约 8500 万吨/年，净水处理能力超过 900 万吨/日，发电量约 2 万兆瓦，输变电路长度逾 3 万公里。^① 2021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中国基础设施贷款是否促进非洲创业》证实，2006—2018 年，中国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贷款快速增长，通过降低基础设施相关成本、提供商业机会，对非洲国家的创业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② 例如，蒙内铁路、亚吉铁路、本格拉铁路、拉伊铁路等跨区域骨干路网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可达性，直接缩短了运输距离、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了非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蒙巴萨港、拉姆港、巴加莫约港、马普托港等港口项目几乎都与重要的铁路或公路联通，并且在周边布局了临港工业园，提振了这些国家的互联互通、

① 德勤：《2018 年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动态》，2019 年，第 21 页。

② Jonathan Munemo, “Do Chinese Infrastructure Loans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in African Countries?” SAIS – CARI Working Paper, No. 46, May 2021.

物流效率和出口能力。值得指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保障集装箱和散杂货运营,确保食品、药品、化肥及其他民生保障物资的运输,为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推动了非洲城市化进程。非洲公共服务建设落后,很多人因为喝不上清洁饮用水而感染疟疾,全非洲每年约 40 万人死于疟疾。中国为非洲建设了一批供水工程,如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跨国供水项目,帮助解决吉布提 61 万人(占全国人口 65% 以上)的饮用水问题。安哥拉马萨尔水厂修复和扩建,为周边 100 多万居民提供卫生、优质的水源,改变了当地居民用水难的局面。同时,中国在非洲建设了诸多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这些设施大都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工程,如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标志塔、阿尔及尔大清真寺、坦桑尼亚姆旺扎城市购物中心、莫桑比克马普托跨海大桥等。这些民生工程和商业设施的建设,快速提升了非洲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2000—2014 年,非洲的城市化率提高了 7 个百分点,2014 年达到 40%,2035 年将达到 49%,2050 年将进一步升至 56%。^①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工业园带动城镇工业发展和消费,已成为协同非洲城镇现代化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四是提高了非洲信息化水平。以华为、中兴、传音为代表的中国数字企业在非洲深耕多年,广泛参与光纤传输、固定电话、移动通信、互联网等通信领域建设,在非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华为是非洲最大的通信服务供应商,也是非洲第一家提供 5G 服务的公司,在非洲部署了超过一半的无线基站,超过 70% 的 LTE 高速移动宽带网络,以及超过 5 万公里的通信光纤。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科布斯·范·斯塔登这样评价华为公司:“华为是非洲市场上一个地位独特的合作伙伴。华为销售从海底电缆到移动电话等可靠的产品,并能提供中国政府支持的有吸引力的融资。”^② 正是中国公司提供的物美价廉设备和高质量服务,使得非洲通信服务覆盖率和水平快速提升,也吸引了国际上其他通信设备供应商落户非洲,提升了非洲的数字产业层次,为非洲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非经贸合作面临的风险挑战

过去的十年正值中非合作转型升级期、非洲发展道路探索期和国际社会对非

①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May 2016, p. 146.

② 《华为地位独特! 华为在非洲发展强劲, 南非总统为保华为曾紧急干预》, 凤凰网, 2020 年 8 月 19 日, <https://tech.ifeng.com/c/7z4BXtpVRMe> [2022 - 02 - 10]。

合作调整期“三期叠加”，中非经贸合作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

（一）政局动荡和政策多变的风险趋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大多奉行多党民主制度，每隔几年就要进行总统、议会和地方选举。近年来非洲大陆总体上趋于稳定，非洲国家“逢选必乱”的情况大为改观，但是党派之争、民族矛盾叠加民生问题导致非洲局部动荡多发。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该国从 2020 年 11 月起爆发了联邦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阵”）之间的武装冲突，这是民族、政党等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给国家稳定和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也给中非经贸合作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是当地中资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和安全风险大增，有的甚至蒙受巨大损失，中国的海外利益再次面临安全挑战。即便是实现政权顺利交接的国家，也存在新政府对上届政府与中国签署的项目合同进行重新审查甚至否决的情况，增加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比如，塞拉利昂总统比奥上台后叫停了中企承建的马马赫国际机场项目，刚果（金）齐塞克迪政府也重新审查前总统卡比拉与中国企业签署的矿业合作协议。可见，中国在非洲企业面临的因政权更迭、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而引发的政策波动性风险在加大。

（二）大国在非洲竞争持续升温

当前，世界正值百年变局，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俄乌冲突未了，气候灾难频发，全球发展遭遇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尤其是随着中国和美国经济实力的接近，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上升，世界主要大国或集团间的竞合关系发生联动性深度调整。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其世界霸权和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越发看重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拥有联合国“票仓”的非洲国家在重塑全球新平衡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纷纷出台对非战略，加大对非投入，导致大国“非洲热”持续升温，大国竞合关系复杂深化。

美国日益重视非洲，力图通过“价值观认同”将大国竞争引入非洲，挤压中国空间和影响。冷战后，非洲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但是近些年为遏制中国在非洲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削弱非洲在中国的“外交根基”作用，美国开始全面调整对非战略。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开始“重返非洲”，不仅推出“新非洲战略”，把反恐和经济合作视为美非关系的重点，而且配套新法案和新金融工具加以支撑，推动对非经济举措逐步落地。拜登政府上台后，明显比特朗普政府更加看重非洲，多方位扩张美国在非洲的投入和影响力。面对特朗

普政府追求“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留下的烂摊子，拜登政府主要以“价值观外交”为幌子，在开展贸易、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民主、推动和平与安全等议题上加强与非洲重点国家的互动。2021 年，拜登总统向非盟峰会发表视频致辞，会见刚果（金）和肯尼亚总统，向 17 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发出参加所谓“民主峰会”的邀请，扩大在非洲影响力的意图明显。美国对非战略意在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威胁”，欲将非洲从特朗普时期的“粪坑国家”提升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伙伴，并与非洲国家拓展安全、贸易投资、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在经贸方面，美国主要通过所谓“建造法案”“繁荣非洲倡议”“非洲共同繁荣建设运动”（PABTC），以及联手欧盟出台“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倡议（PGII）、“数字转型新倡议”，重点对标中国在非洲重资本、长周期类型的基建项目。美国还加大对本国企业投资非洲农业开发、医疗卫生、能源和矿产、商品供应链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美国利用话语权和舆论手段，肆意攻击抹黑中国，阻挠破坏中非合作，尽显其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本质。

欧洲国家加大对非投入，与非洲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欧洲国家为了维护其“后院”利益，也在不断调适对非战略。2020 年欧盟发布对非战略，勾勒出未来对非关系方向和重点。2022 年 2 月召开的第六届欧非峰会上，欧盟宣布未来 6 年将向非洲投资 1500 亿欧元，通过促进多领域公私投资帮助非洲发展更加多元、包容、可持续且有韧性的经济，重点在基础设施、数字化、能源与绿色转型、可持续增长与创造就业、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投资。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的双核心，2021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仅到非洲国家进行访问，而且通过举办非洲经济体融资峰会、法非峰会、非洲契约投资峰会等活动，加强对非关系。对于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欧洲国家试图利用所谓的“国际规则”制约中非经贸投资合作。例如，2021 年 9 月，由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起成立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发布一份报告，对中国矿产企业提出“利益分配不均、生产工艺落后”等指责，导致刚果（金）政府重新审议与中国华刚矿业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

日本为了获得非洲的资源与市场，更为实现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梦想，从未缺席在非洲的战略竞争。2013 年起，日本开始仿效中非合作论坛，将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改为每 3 年一届，并且在日本和非洲轮流举办。2019 年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发布的《横滨宣言》提出，要实施确保债务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基建投资，显露了日本与中国在非洲“暗中角力”的意图。日本一方面通过援助、投资、人才培养、抗击疫情等方式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另一方便试图在发展模式、债务问题等方面影射诋毁中国。但是，相较于中国对非合作的体量规模及务实有效，日本很难与中国在非洲进行竞争。

此外，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以及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也日益重视非洲，加大对非洲资源、市场和生产基地的投入，使得大国及新兴国家在非洲的竞争越发复杂与激烈。

（三）中国对非合作存在结构性挑战

中国与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互补性较强的同时，有些产业也存在摩擦与竞争。从中非贸易的角度看，由于综合国力差异较大，尽管中国从未刻意追求对非贸易顺差，但是贸易局部性失衡问题一直困扰着中非贸易发展。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中非贸易不平衡问题，中非之间在产品加工、计量、认证、检验检疫等方面存在由标准不对接引发的非关税壁垒问题。

从中非基建合作的角度看，一是主权借款基建模式（EPC + F）难以为继。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些非洲国家债务高企，出现因资金不到位而停建、缓建和拖欠工程承包商应收账款等问题，引发中资金融机构坏账损失。二是中非投融资合作存在资金与项目不匹配问题。由于非洲基建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参与度低，且缺乏非洲本地金融机构及专项基建基金，再加上中资金融机构及中非发展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的配套资金放款缓慢，导致中资企业面对合作机遇时出现贷款难问题。

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角度看，一是存在投资行业间与投资主体间失衡的问题。中国企业偏好基础设施和能矿业，造成扎堆建设及产能过剩问题，对“造血”类制造业的投资相对较少。二是疫情冲击下一些投资存量项目出现亏损，新项目难以获得资金支持，部分企业观望情绪上升。三是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盲目投资、无序竞争、国际运营经验缺乏、跨文化交流沟通能力弱、运营不合规等问题。

从中非经贸合作大框架看，过去十年中非经贸合作呈现出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由大宗商品贸易向产业合作、由建筑承包工程向投资经营的三大转变，但是三大合作领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即与中非贸易额、中国对非工程承包业绩相比，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体量过小，处于弱势地位。体现核心竞争力的对非直接投资地位亟待加强，中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仍需砥砺前行。

后疫情时代中非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当前，非洲经济在全球化逆流、世纪疫情及俄乌冲突的多重冲击下出现下

滑，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但从长远来看，非洲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能力仍具有现实和潜在生机。世纪疫情并未改变中非经贸合作长期互补的基本面，反而增强了中非团结抗疫、共克时艰的合作意愿。2020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指出，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中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加强合作。俄乌冲突的外溢影响虽然殃及非洲，但也凸显非洲在重塑全球新平衡格局中的重要作用。2021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同非盟轮值主席、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电话会谈时重申，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始终是中方坚定的战略选择。后疫情时代，中非合作的战略价值、示范意义与日俱增。

（一）非洲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求强劲

一是非洲国家发展意愿和内生动力增强。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指出，多哥、吉布提和科特迪瓦进入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十国之列，毛里求斯和卢旺达分别排在第 13 位和第 38 位。2019—2020 年度，包括南非和尼日利亚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共进行了 107 项改革，占全球所有营商监管改革的 1/3。非洲国家政府在努力培育创业精神和私营企业，展现了它们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的决心。^①

二是国际环境动荡倒逼非洲国家加快经济社会转型步伐，非洲经济新业态初露端倪。全球化逆流、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冲突，一方面使非洲过度依赖域外价值链和供应链发展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另一方面也为非洲国家重塑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提供新机遇。逆境下，非洲国家经济改革呈现新动向和新业态。数字化进程和数字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依赖石油的经济体或将真正开始经济多元化；供应链中断加上货币贬值，迫使非洲国家努力提高本土制造能力和强化域内联系；资金短缺的国家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为吸引外国投资，加快私有化，通过特许经营或 PPP 模式来发展配套基础设施，而且把事关民生的城镇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提上日程；为防止资本外逃，非洲各国将加强建设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治理标准。疫情后非洲本土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规范治理将会推动非洲出现一波经济正规化浪潮，这不仅能够使更多企业获得融资，也有利于区域供应链体系建设。

三是非洲“三化”进程加快。近十年来，非洲大陆呈现以一体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引领的发展趋势，域内市场的融合度提高，大型城市、产业集群和经济走廊初见雏形。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体系建设、城市综合开发以及金融、保险、航运、通信等行业孕育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①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Comparing Business Regulation in 190 Economies*, 2020.

（二）非洲发展潜能和韧性逐渐显现

一是非洲消费能力持续提高。2000年以来，非洲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长。2000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到2019年增至2.5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多。经济快速增长为非洲中产阶级兴起及扩大消费奠定了坚实基础，到2030年，中高端消费需求对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量将达到2.5万亿美元。^①

二是非洲经济增长具有一定韧性。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的确抵消了非洲业已取得的一些发展成效，2022年非洲经济增速将放缓至4.1%，但非洲却是世界各地区中复苏幅度最大、最强劲的地区之一，2021年非洲经济增长6.9%，超过了亚洲、欧洲和世界平均水平。^②值得指出的是，油价上涨、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放松，以及强劲的国内消费和投资是支持非洲经济反弹的三大主要原因。其中后两项都来自非洲内部，预示着一旦外部冲击过去，非洲经济就可快速恢复，实现稳定增长。

三是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有望激发非洲内生动力。2021年1月，非洲大陆自贸区落地运行，因54个国家划分的碎片化市场开始出现整合，规模经济的潜能将会释放。据联合国测算，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后将带动非洲经济增速1—3个百分点，就业提升1.2个百分点，2025年制造业产值可达1万亿美元。2030年消费市场规模将从2015年的4万亿美元扩大到6.6万亿美元。^③不仅如此，非洲自贸区还将带动非洲各国收入大幅增长。至2035年，非洲地区收入将较基期（即在实施自贸区协定之前）增长4450亿美元，增幅将达7%，3000万人有望摆脱极端贫困。^④非洲大陆自贸区不仅标志着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而且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三）中非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契合度高

一是非洲发展条件得天独厚。非洲矿产资源非常丰富，铜、钴、铀、锰、镍

①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The AfDB Statistics Pocketbook 2022*, p. 3; Temidayo Oniosun: 《非洲中高端消费产业分析》，《中国投资》2021年第5期，第94页。

②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22: Supporting Climate Resilience and a Just Energy Transition in Africa*, May 2022, p. 14.

③ Charles R. Stith, “U. S. – Africa Relations: An Opportunity Lost or Found,” November 4, 2021, <https://www.americanambassadorslive.org/post/u-s-africa-relations-an-opportunity-lost-or-found> [2022-02-05].

④ World Bank,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Economic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July 2020, p. IX,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4139/9781464815591.pdf> [2022-02-10].

等多种关键矿产资源储量及品质位居世界前列，迫切需要引进资金和技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随着清洁能源和低碳时代到来，发电和储能技术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对关键矿产需求量大增，中非矿业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截至 2020 年 11 月，非洲大陆总人口达 13.4 亿人，预计到 2050 年将达到 25 亿人，目前非洲大陆 10~24 岁的青少年人口占比高达 31.1%，人口红利和优势有待进一步释放。^①

二是中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构建离不开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合作。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更加适合非洲的现实需要，非洲是中国产业加速转移的理想承接地。随着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深入推进，中国在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需要走出去，中非产业可实现梯度对接。

（四）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以行动为导向，狠抓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成果的落实推进，不断擦亮中非合作论坛这个“金色招牌”。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双重守信、讲求实效，为中非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非双方正加紧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大力推进“九项工程”，不仅在农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深耕厚植，还着力在卫生健康、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培养新的增长点。从中长期看，汇集中非双方智慧、对接双方战略诉求、奠定未来 15 年中非经贸合作主体框架的《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将全面引领中非合作前行方向，持续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行稳致远。

结 语

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非洲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同时增大。中非经贸合作如何在新形势下攻坚克难地落实好“九项工程”，提质增效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赋予中非双方的新课题。

其一，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向民生工程倾斜，夯实中非经贸合作的民意基础。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更加凸显了非洲国家医药短缺、粮食危机、贫困加剧的困境，殃及众多非洲民众的生存权。非洲国家普遍希望中国助其纾解困境，呼吁加大双方在医药卫生、粮食安全、减贫纾困等领域的合作力度。为此，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打出贸易投资加援助的组合拳，加大在非洲粮食

^①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人口司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详见联合国网站：[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africa/2020/\[2022-02-15\]](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africa/2020/[2022-02-15])。

种植、医药生产、传染病防治、妇女儿童教育和帮扶、赈灾减贫等事关民生项目的投入力度，以此提升非洲民众对中非合作的获得感、认同感，化解经贸合作阻力，培育经贸合作新动能，拓展经贸合作新空间。

其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向非洲新能源及储能等相关产业进军，加强中非能矿领域合作。随着世界向碳中和时代迈进，气候变化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碳中和资源的聚集地，非洲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但也是绿色发展模式的积极倡导者。当下非洲国家正在推动低碳经济和气候适应型社会转型，非洲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农业、矿业以及电信领域急需大量外国投资。为此，中国企业应以低碳合作为抓手，抓住能源革命主题，在实施10个工业化和就业促进项目时，深挖中非能矿领域合作潜力。锚定南非、刚果（金）、赞比亚等富矿国能源转型之机，大力开展低碳能源电力业务，全面进军新能源及储能等相关产业，助力非洲新能源矿产开发和电力行业实现绿色跨越式发展。

其三，践行融合发展理念，跻身非洲一体化建设，推进中非经贸合作深入发展。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启动与推进，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新契机，中国应继续推动非洲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非洲港口城市打造出口示范区，加快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一是利用湖南省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与非洲自贸区建设的对接，重点拓展与卢旺达、喀麦隆、埃及、加纳、肯尼亚、毛里求斯、坦桑尼亚等试点国的贸易合作，以贸易带投资，为中国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对非投资搭好平台。二是加强中资企业在非洲承建的经贸合作区与中国国内自由贸易港区的联系，一方面交流互鉴自贸区建设和运营的经验做法，另一方面发挥彼此优势，拓展双方在跨境贸易、跨境投资、跨境融资、港口物流、园区招商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中国与非洲经济融合发展。

其四，坚持全局性观念，统筹合作与安全，构建促进中非经贸合作的服务和防御支撑体系。中非经贸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汇聚国内各方力量，塑造有利于中非经贸合作安全发展的环境。政府方面，一是要与时俱进地强化对非工作的全局性、整体性和前瞻性，尤其要处理好四组利益关系，即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国与世界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中国国内涉非政府部门、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建立中非关系预警和处置机制，预判中非关系发展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切实处理好中非关系中的堵点、难点与痛点，坚持正确义利观，适时适度适量让渡中方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巩固非洲民众知华友华的民意基础。三是要在政治、安全、环保、教育等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同时鼓励金融、法律、商事、财税、人力资源、公共事务等服务型机构加盟和拓展涉非业务。四是要高度

关注中非合作风险趋升问题，不仅从国家对外战略层面构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安保体系，而且要建立中非经贸仲裁机制，扩大双方仲裁机构合作，提供事前预防、事中调节、事后解决的全链条商事法律服务机制，为中国企业深耕非洲保驾护航。企业层面，在立足市场化造血功能的根基上，一是做好政策解读，强化风险防控。在非中国企业应进一步强化对政策变动、地区安全、新冠肺炎疫情和媒体报道等不确定因素的风险防控，制定应急预案，提升各方面应急能力，保障企业自身利益。二是购买海外投资运营保险，并注意处理好与东道国社会各方关系。三是加强企业合规管理与建设，走本地化发展道路。深化对非投资，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管理能力及抗风险的能力。在非中国企业应提升合规管理水平，跟踪研判在非洲国家投资经营的新形势、新规则、新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盘活存量、做大增量，力争实现永续发展。

其五，坚持开放、非对抗的合作理念，继续探索“中非 + 第三方”的合作模式，努力营造开放性多维度的对非合作方式，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稳定发展。逆全球化视野下，大国加剧“非洲争夺战”，中非合作遭美西方围堵与污名化攻击。为破解困局，迎接挑战，谋求促进非洲发展和实现共同发展的主动性优势，中国应有勇气与智谋，立足非洲国家的意愿与需求，继续探索“中非 + 第三国”“中非 + 国际多边组织”的国际合作模式，通过进行合作相互借鉴在非洲市场的优势和成功经验，促进多方利益交融，使非洲成为国际合作的大舞台，为中非合作营造更为宽松良好的国际环境。

（责任编辑：李若杨 责任校对：凌荷）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China – Africa Legal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Zhang Xiaohu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provide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guidance of action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law – based governance,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and guiding principle for China – Africa legal cooperation. Continuing to take the path of law – based governance under Chinese socialism and adopt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law – based governance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China – Africa legislative, 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hina – Africa legal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has been expanding in scope and diversified in forms. In the course of cooperation, China has always taken a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the rule of law at home and in matters involving foreign parties, and has taken the maintenance of a s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an important concern for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China also pays attention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ontinuously improves the legal mechanism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resolv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putes by mea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mplement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perly resolves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rough non – litigation mechanisms such a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cultivate high – quality legal teams and law – enforcement talents with both moral quality and legal literacy, and will devote major efforts to training talents familiar with African law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China will als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ervices systems related to Africa, and provide a strong legal guarantee for deepening China – Africa exchanges so as to guide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to steady and sustained prosperity.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the New Era, China – Africa legal cooperation,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uthor: Zhang Xiaohu,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Law,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Upgrading Development, Risks and Challenges

Yao Guimei

Abstract: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has achieved mutually beneficial outcom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lying on the platform mechanism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actical measures of the previous three forums.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not only provided a reliable supply chain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and a destination to undertake industrial transfer for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exported strong construction capacity to Africa, which has promo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tegr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in Africa and has enhanced the well-being of the African people. However,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a complex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has been compounded by the exploration of Africa's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lso faces such problems a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policy volatility in Africa, rising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and the structural challenges i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still holds great promise. The huge potential of the African market, the strong demand of African countri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trong complementarity and high compatibility of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ional pilot of the FOCAC, will inject lasting impetus into the building of a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s China and Africa enter a new stag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such as people first,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call for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o innovate a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priority areas such as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s, mining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and free trade zones. To avoid various cooperation risks, China should not only pool its efforts to enhance its anti-risk capacity, but should also explore China – Africa plus third party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 The New Era,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upgrading development,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uthor: Yao Guimei, Director of Center for South African Studies,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Africa'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ts Policy towards UN Security Council Reform

Mao Ruipeng

Abstract: Africa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neglected party at the end of